



見人身帶銀兩出其不意兇毆致死取去財物
駁改照謀殺因而得財斬決

刑部 題據雲督審理恩安夷民弋祖毆死魯則一
案該督將弋祖依鬪殺律絞候具題臣部以律內謀
殺人因而得財者同強盜論又例內殺人後掠取家
財並知有藏畜而取去者審出實情仍同強盜論各
等語今弋祖與魯則途中相遇結伴同行卽云彼此
戲謔亦屬微嫌何致狠擊魯則致命腦後深透破骨
腦髓流出立時殞命迨魯則已死如果弋祖出於無

心方且奔逸之不暇何又從容搜摸解其腰繫搭包攫取銀兩毫無驚惶畏懼之意細核案情顯係該犯在途卽明知魯則身帶銀兩蓄意圖害出其不意兇毆致斃取銀而回未便據該犯一面之詞任其狡展草率完結應令該撫另委賢員再行詳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弋祖改依謀殺人因而得財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於乾隆八年九月內議覆奉

旨弋祖着卽處斬餘依議

謀殺一人而又誤殺旁人本非一家部駁心欲
殺一家二命改擬斬決

刑部 題據東撫審理席文謀殺王小留併誤殺王
小佳一案該撫將席文依謀殺人律斬候具題經臣
部以席文因疑王可信嫁賣伊妻李氏持刀往殺王
可信因找尋未遇遂起意將伊子王小留殺死見店
客王奈之子王小佳奔跑又誤認亦係王可信之子
復將王小佳刺傷身死是席文行兇之時實屬欲殺
二命所殺非一家二命而席文之心實殺一家二命

也今該撫以席文殺非一家二人止照故殺一人之
律定擬情罪殊未允協應令該撫再加確審按律妥
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東撫將席文
改照殺一家非死罪二人例擬斬立決奏請具題臣
部於乾隆九年七月內議覆奉

旨席文着卽處斬餘依議

謀殺人將屍頭拋海隔久犬啣至灘雨經部駁
案

刑部會看得廣東嘉應州民賴明等謀死陳雪一案
先據原署福撫王疏稱賴明之妻由蕉園經過曾
被陳雪強姦賴明蓄恨在心鄭必亦因失牛查係陳
雪偷竊亦懷風忿各思報復賴明見陳雪住居族嫂
莊氏家中頓起殺機令鄭必攜帶斧頭偕至莊氏家
喚出陳雪陳雪隨帶尖挑衣包同行賴明暗指鄭必
將斧頭先打陳雪項頸賴明隨拳毆陳雪左乳又拾

斧打陳雪胸膛等處登時畢命賴明將陳雪身屍同
鄭必將陳雪所帶尖挑擡往埋藏適至許音菜園聞
人聲驚慌放下賴明卽取陳雪身邊隨帶小刀割下
頭顱又脫下陳雪烏布裘褲將屍用草遮蓋卽以陳
雪之帽包裹頭顱并小刀斧頭丟棄港內屢審不諱
將賴明擬斬鄭必擬絞均各監候照例刺字等因查
賴明等因懷恨謀死陳雪經該縣驗屍復在前丟棄
頭顱刀斧處所用網打撈僅獲小刀並無頭顱斧頭
夫小刀既經撈獲斧頭更大于小刀同時丟棄何至

遍撈無獲頭顱斧頭旣無跡其撈獲之小刀果否
係陳雪生前所帶及賴明因割頭顱之物殊難懸定
且起獲之頭顱據陳光彩供稱伊子祭墓之日見狗
咬一頭顱已用土掩埋隨據起出相驗皮肉消化夫
以墟墳之間皮肉消盡之頭顱又何所據而指爲陳
雪之首乎况鄭必旣用斧擊陳雪項頸相驗時並未
據報有項頸血癢傷痕賴明打死陳雪旋即割頭屍
身未冷血未凝結頭顱處所何以並無血跡至賴明
同鄭必擡屍埋滅聽有人聲驚慌放下此時當逃避

恐後何暇摸取陳雪所帶小刀斷其頭顱又脫其烏布裘褲復用草掩其屍及丟藥頭顱刀斧之後又燒毀其衣服鞋襪尖挑等物始散爲時甚久驚慌之際何得從容次第如是耶種種疑竇難成信案題駁咨行在案嗣據原任福撫王 仍照原擬具題復經題駁去後今據福建巡撫周 疏稱賴明鄭必商同謀害陳雪及先後下手致死與割斷陳雪頭顱扛屍丟棄各情悉與原審供招相符惟部駁陳雪強姦賴明之妻及偷鄭必耕牛之處不但未經報官亦未指名

投明隣甲殊難憑信卽屬實情其強姦之時已經四
年偷牛之事已踰六載無知愚民何能隱忍如此之
久如果俱係隱忍不言則賴明何自而知鄭必與陳
雪有竊牛之嫌遽以被姦隱情相告鄭必又何自而
知陳雪與賴明有強姦之恨輕將謀殺重事聽從等
因今審鄭必于雍正十二年間被陳雪雞姦常相狎
暱乾隆元年五月內陳雪見賴明之妻黃氏由蔗園
經過曾向調戲黃氏歸告賴明賴明因未現獲忍恨
在心而陳雪惟恐賴明較闊隨潛避往漳化嗣賴明

之妻黃氏于是年九月內病故賴明遂招鄭必在家
伴宿亦與雞姦鄭必常在其家住欲頗爲親密至乾
隆四年二月初一日陳雪回歸暫歇族嫂莊氏之家
往探賴明覘知與鄭必有姦遂拉鄭必同行誡令鄭
必勿再與賴明相好并稱將欲打死賴明放火燒其
房屋鄭必于初三日將此密告賴明賴明氣忿頓
起殺機與鄭必商謀打死陳雪以杜後患鄭必從
賴明卽往莊氏家哄騙陳雪同往偷牛陳雪允至
晚賴明令鄭必携斧同至莊氏家喚出陳雪在于菜

園打死并移屍割頭連頭帽刀斧丟棄海港其賴明等前供陳雪偷牛之事因鄭必囑付賴明不可供出雞姦情事是以捏出陳雪偷牛情節掩飾已據供吐實情質訊明確又如部駁商謀行竊如非素同爲匪必係最相親密之人今賴明與鄭必各有隱恨在心則數年之中斷不肯反與陳雪親密且有夥行爲匪之事何一見陳雪來至莊氏之家卽猝然約其行竊而陳雪欣然相從是賴明鄭必因姦竊商同謀害之處固爲情理之所無等因今審緣陳雪與賴明原經

夥同爲匪而鄭必又與賴明陳雪有姦均屬素相親
密之人賴明雖有調戲伊妻之恨陳雪卽有妬姦鄭
必之心各止隱忍在心並未爭論且係素同爲匪非
無端猝然約同行竊者比是以欣然聽從委無遁情
又如部駁陳雪並無親屬在臺其身屍旣無頭顱可
認又無衣裳爲憑惟聽其同姓之嫂莊氏有陳雪被
賴明等叫去未回恐是陳雪之語卽爲陳雪身屍已
屬影響且將一皮肉無存驗無傷痕之頭骨指稱傷
在肉上故無血瘡爲詞定爲陳雪頭顱更屬渺茫等

因今審據賴明鄭必歷供許音菜園內之屍實係伊
等親自殺死擡至菜園割頭剝衣供吐確鑿其爲陳
雪身屍實無可疑至于頭顱丟棄海港後在陳光彩
墓邊起出委因海水推滾擁攔淺沙被犬啣至墓邊
已據收埋之陳光彩指供明確亦無疑義又如部駁
兇器雖據賴明等供係鄭必帶去斧頭並陳雪身佩
小刀但小刀並無人認係陳雪之物而鄭必斧頭又
以形大質重沉埋沙底爲詞並未撈獲是有憑之兇
器無存而現存之兇器毫無可據卽云與陳雪破帽

同獲卽係伊小刀無疑而果否係陳雪破帽並無人
爲証則陳雪屍傷又何足憑等因今審陳雪小刀破
帽經縣訊訊莊氏供認確係陳雪之物始終不移至
賴明原丟海港之斧頭一把形質堅重斷非海水所
能推動現經鳳山縣知縣鄒承垣先令鄭必繪明斧
樣親押賴明等同至港邊指明原丟處所僱人下水
打撈于泥濘深處撈獲銹爛木柄斧頭一把驗與鄭
必所繪斧樣相符并弔訊賴明等供認原斧是實臣
查此案兩經部駁而賴明鄭必據供謀殺獲屍割頭

剝衣去棄情形始終直認不諱其起衅根由現經訊
出實因妬姦而起兇器刀斧俱已起獲供認確鑿洵
無疑義應請仍照原擬將賴明擬斬鄭必擬絞均各
監候仍各照例刺字等因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
賴明合依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秋後處決鄭必合
依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仍
各照例刺字等因乾隆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奉
旨賴明依擬應斬鄭必依擬應絞俱着監候秋後處決餘
依議

母活埋親子部駁中有造謀主使之人審有同謀加功之人絞候

刑部 題據福撫審理寧化民婦劉陳氏活埋長子劉彩文身死一案該撫將劉陳氏依子孫毆罵祖父母而毆殺律勿論咨部經臣部以劉彩文雖經盜賣伊母陳氏膳田行竊族人劉章牛隻卽或陳氏忿怒何難鳴官究治以母子至情詎肯忍心滅性執意活埋致死卽伊大功兄劉文登雖與不睦亦並無深仇夙怨何至聽從陳氏挖坑復背至坑中掩埋且劉彩

文年非幼小雖被酒沉醉何至聽憑背負至坑並無
知覺而劉文登一人亦何能置諸坑中是此案致死
緣由似出情理之外再查招內據劉公允供稱族長
劉賓說劉彩文竊牛犯了族禁要罰十多兩銀子置
酒謝族免他送官交小的領回要他第二日叫人回
話小的交他母親陳氏收管後來被埋小的不知道
等語是劉彩文係劉賓交與劉公允領回令其覆信
之人迨劉彩文被埋釀成人命次日劉公允何以竟
置之不問遠避江西而被竊獲賊人劉章亦並不究

問報官獲賊容隱且劉相劉牙伊母陳氏令護送往
山之人據屍妻李氏供稱四處訪查兩個郎叔勸婆
婆不住實沒有動手等語究訪於何人查於何據並
無確供其中顯有造謀主使及加功之人以陳氏一
人承認可以脫卸已罪而索銀加功俱推卸於病故
之劉賓劉文登二人陳氏等婦女無知不無賄囑情
弊事關係斃命案不便牽結應令該撫再行研訊務
得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
據該撫周 將劉大嘴改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絞

侯爲首主使之劉賓及挖坑之劉文登俱經病故毋庸議具題臣部於乾隆十年六月內議覆奉

旨劉大嘴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推火燒死其妻子趕救壓斃不照謀殺三命問
擬駁案

刑部會看得陳君章等推毆張允奇入火燒死并張
允奇之妻趙氏及子張阿申被屋壓倒燒斃一案先
據浙撫常 疏稱緣乾隆八年十二月十七日陳君
章失去穀種數觔投鄰周兩琴呂生張小狗同至張
允奇家內搜出欲投地保經周兩琴等勸散是夜張
允奇間壁呂生家火起陳君章等各皆奔赴不能撲
滅趙氏當將幼女銀娘并棉被安放隔溪趙何氏門

前張允奇同子站在明堂陳君章以其並不驚慌喊
救疑係張允奇挾嫌放火隨與周兩琴向伊盤詰爭
鬧陳君章拾棒毆打張允奇左脇膊周兩琴亦毆張
允奇右肩甲張允奇聲言火係伊放拉住陳君章欲
與赴火同死互相扭結同入張允奇屋內火勢漸熾
陳君章情急忿恨起意與周兩琴商謀將張允奇推
入火內周兩琴允從時趙氏趕至同子張阿申向前
喊救陳君章周兩琴一同用力將允奇推入火內斃
命趙氏母子在旁哭罵陳君章等見屋將倒各卽奔

出屋隨倒下趙氏張阿申奔避不及俱被壓入燒死
次日陳君章復同周兩琴檢出各骸大骨燒燬以滅
其跡囑令呂生張小狗趙何氏一同諱飾捏以失火
燒死經縣究出前情屢審不諱將陳君章擬斬周兩
琴擬絞俱監候呂生等擬以徒杖援免具題經臣等
細閱案情挾嫌放火原無確據張允奇之被害或另
有別情而趙氏母子或係拉救時一併推人抑緣互
相攔截不容跑出均未可定事關一家三命應令該
撫再加詳鞠務得實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

後今據浙撫唐 疏稱如奉部駁火起之後衆人搶
搬什物卽銀娘亦供伊母趙氏將伊并被抱至趙何
氏門首何以各犯俱供見張允奇偕子從容站立明
堂之處訊據陳君章等供呂生家衙堂起火始各搶
搬什物繼因延燒不能進屋退至張允奇門首只見
張允奇同子阿申站立明堂俱穿衣履是以疑其放
火其時並不見趙氏至趙氏將女銀娘抱放趙何氏
門首伊等俱未目覩是以前未供及又奉部駁張允
奇站在明堂之時伊屋尙未燒及則拉住陳君章欲

赴火同死自當竟奔呂生家衙堂何以互相扭結
在張允奇屋內且呂生家衙堂與張允奇房屋隔有
牆壁陳君章被扭不放時屋內止于板壁燒着何能
將張允奇從屋內推入呂生家衙堂之處訊據陳君
章等供張允奇站立明堂之時伊屋原未燒及張允
奇扭住陳君章欲赴火同死陳君章諒係恐嚇互相
扭結因呂生家衙堂與張允奇房屋相連其時呂生
之屋已經燒燬張允奇屋在上風不會燒去是以同
入張允奇屋內至張允奇之屋與呂生衙堂前半間

隔有板壁後半間係用竹編張允奇將陳君章扭結
進屋其板壁竹壁盡皆燒坍屋與衙堂業已相通陳
君章因被張允奇扭結不放情急起意商同周兩琴
將張允奇推入衙堂火內又奉部駁張允奇推入衙
堂時趙氏母子在旁哭罵陳君章等因見房屋將倒
剛跑出外屋就倒下爲時不過頃刻何以陳君章周
兩琴毫髮無傷而束手被壓獨係趙氏母子之處訊
據陳君章等供在房扭結之時趙氏趕至同子阿申
喊救及將張允奇推入火內趙氏母子在旁哭罵陳

君章見屋將倒卽同周兩琴奔出喊叫快走剛走出外屋卽倒下彼時陳君章等實因疾走是以無傷趙氏惟知啼哭阿申幼穉隨母不卽跑出致被壓死且其時若將趙氏母子拉推攔截稍有耽延陳君章等亦不免被屋壓死是陳君章等各顧性命卽時奔走並無推趙氏母子入火亦無于奔出之後仍近危屋之前互相攔截致斃之事陳君章等仍應照原擬斬絞具題應如該撫所題陳君章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周兩琴依從而加功律擬絞俱監候秋後處

卷三
決均照例刺字乾隆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奉

旨陳君章依擬應斬周兩琴依擬應絞俱著監候秋後處

決餘依議

案止相幫拳手並未同謀比照滅流

刑部看得孫紹統致死馬進學一案先經蘭撫黃

以案內劉應黃捉住馬進學之手與孫紹統毆打但
並未同謀比照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監候律減一等
杖流具題經臣部查劉應黃旣已聽從僱主使令捉
手加功自應照律擬流又何必故爲分別于律外更
設一條以爲將來兇徒巧避之門且孫紹統于毆死
馬進學之後急往大馬營住宿復抽換店簿裝點不
知情形是其所慮者最爲周詳且不慮及劉應黃之

可以借此爲日後圖賴之柄乎顯係同謀益無疑義
今兇犯雖已監斃而從犯尙存若不嚴加審訊按律
治罪難成信讞應令嚴審具題再議題駁去後今據
該撫疏稱查孫紹統蓄意謀害馬進學已非一日並
未與人商謀適乾隆九年六月十一日途遇馬進學
設詞誘騙薄暮馳歸見馬進學歇坐在外卽歸喚人
幫打斯時孫紹統亦未指定往喚劉應黃而劉應黃
因聞犬吠出視亦未知庄外何人一時迫于同行劉
應黃並非同謀孫紹統前已供明今又將伊子孫朝

臣質訊供亦脗合事確可信該犯雖經兩次捉手實無助毆重傷按以同謀爲從擬絞似覺法重情輕援照董良玉之案仍照原擬杖流雖事犯在

恩旨以前情罪較重不准再減具題查乾隆十一年五月內臣部議覆蘇撫陳題何萬候等謀殺張良弼一案有董良玉被何萬候逼令幫按張良弼兩手董良玉並未與謀臨時幫同擎手實係迫于畏死若照律擬絞似覺過重將董良玉照律例無可引用援引別條比附加減之例依謀殺人從而加功絞候律減一

等杖流恭候

諭旨遵行奉

旨董良玉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欽遵在案今劉應黃可否援引董良玉之案照謀殺人從而加功絞監候律減一等流三千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之處照例聲明恭候

諭旨遵行乾隆十三年二月 日奉

旨劉應黃准其減等杖流餘依議

誣拿竊賊殺死二命部駁照謀殺首從定擬

刑部 題據廣撫審理清遠民潘梓達等聽從江海

深喝令致死陳勝典江亞林二命一案該撫將江海

深依故殺律擬斬已經病故毋庸議潘梓達江汝池

均依爲從律擬流具題經臣部以律載謀殺人造意

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又律載故殺者斬監

候註云有意欲殺非人所知曰故各等語蓋故殺者

先本無意于殺其念萌于俄頃雖同事之人亦不及

知所以故殺無爲從之人若欲殺之心旣已向人宣

露而同事聽從指令則非一人頓起之殺機而屬朋商之寬計其非故殺而爲謀殺明矣今江海深因曾經犯竊之陳勝典欲赴伊村居住恐其擾害起意與潘梓達等商謀捏伊行竊細縛送官因江亞林斥其平白誣人謂係同黨一併細縛拉至山嘴逕中陳勝典詈其誣賊江海深頓起殺機謂不殺伊必被伊害遂先拔刀砍傷陳勝典右膀并令潘梓達用棍打傷陳勝典左肋張佛保亦用尖頭木棍戳傷陳勝典脊背登時殞命江亞林聲稱誣盜殺人必到官硬証江

海深遂謂留此卽是禍根不如一齊打死復用刀狠砍江亞林膝蓋又令江汝池用木棍戳傷江亞林左耳根亦卽殞命是江海深造意殺人潘梓達等從而加功情節顯然自應照律問擬承審官何得牽強分說將兇徒巧爲開脫且查例載捕役人等奉差緝賊審非本案正盜若其人素行不端或曾經犯竊有案者照誣良爲盜例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至其人本係良民捏稱踪跡可疑素行不軌妄行拿獲照誣良爲盜例治罪等語今陳勝典雖犯竊有案而江亞林

行竊無憑乃江海深等始則以私心憎惡誣控陳勝
典行竊細縛送官繼復因江亞林斥其平白誣人江
海深卽指伊爲同黨又令江汝池一併細縛自應將
該犯等照例分別治罪方爲允協該撫將隨從之陳
元魁等僅予杖責亦屬寬縱事關誣拿竊盜兇斃二
命未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嚴審按律妥擬具題到
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潘梓達江汝池
均改依謀殺從而加功律絞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
三年六月內議覆奉

旨潘梓達江汝池俱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

WILLIAM

オ

姦拐男婦被捕拿獲共毆致死毆改照謀殺
男斬女絞

刑部 題據安撫審理盡平民李三等毆傷宣邑捕
役孫士茂身死一案該撫將李三依罪人殺所捕人
律擬斬監候陳氏依爲從律擬流具題經臣部以李
三姦拐陳氏被獲將捕役孫士茂中途毒打致斃一
案檢閱供招據李三供稱猶恐解回受罪一時起意
想打倒了他好逃走等語如果李三止欲打倒脫逃
則孫士茂躡倒在地之時李三何難乘隙遠颺乃乘

孫士茂倒地喚令陳氏相幫連用石塊將孫士茂狠打致斃是起意欲打之時卽有致死之念律所謂謀諸心者是也且該犯供內有喚令陳氏相幫一語所喚令者何言叫相幫者何事律所謂謀諸人者又已顯然况陳氏上前相幫卽將孫士茂致命食類捺住用石打傷孫士茂致命多傷勢已垂危而陳氏復用石連擊而去是陳氏必欲致孫士茂於死地與李三如出一手顯係因姦拐逃被孫士茂盤獲勢不兩立是以兩人齊用石塊毒毆致斃承審各官並不詳細

嚴究任聽該犯狡供將李三依殺所捕人律科斷而將陳氏從寬擬流收贖殊未允協事關出入不便率結應令該撫再行研訊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李三改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陳氏改依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四年二月內議覆奉

旨李三依擬應斬陳氏依擬應絞俱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革兵挾嫌箭射營將傷而不死部駁改照謀殺律絞候

刑部 題據陝撫審理長安民王四兒箭射原任遊擊滿倉一案該撫將王四兒依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刀鎗弓箭傷人例擬軍具題臣部以弓箭原屬殺人之具射人原有致死之機王四兒欲將營兵楊天貴拉姦被該遊擊滿倉送縣責懲輒蓄意洩忿暗藏弓箭于四更時分伺滿倉公出用箭向射雖供係竹弓但射腦後透帽至骨業經中傷致命是被射之滿倉

幸而不死其王四兒之預謀殺害情節已屬顯然何
得以並無謀害之心一語任其狡展况滿倉現係管
轄地方營將王四兒係已革營兵乃敢蓄恨暗射肆
行猖狂尤不宜稍爲寬縱以啟克徒玩法之心應令
該撫再行確審按例定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
去後今據該撫將王四兒仍照原議具題復經臣部
以律載謀殺人傷而不死者絞監候律意蓋重在謀
而已行故其所傷之人不死猶以死抵之也今王四
兒被滿倉責後懷恨在心箭射深夜潛候路旁見卽

肆射其爲謀諸子心已屬顯著卽據該撫續稱王四
兒所用係竹弓廢箭非殺人之具仍照原擬等語然
其行兇之弓業已丟棄無有竹弓無力之語又無確
據夫箭射腦後入肉至骨滿倉之不死幸也王四兒
之謀殺人傷而不死律有明文何得故爲寬縱況滿
倉雖非本管營將終係統轄之員王四兒肆行不法
強欲雜姦兵丁被責後輒敢蓄恨謀殺長官與尋常
謀殺人者情罪較重豈容任意狡供代爲開脫應令
該撫再行確審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

題駁去後嗣據該撫將王四兒依謀殺人傷而不死
律絞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四年三月內議覆奉

旨王四兒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謀財殺命首兇分贓塞口其貯封三年事發呈
繳部駁仍擬杖完結

刑部議覆蘇撫雅題丹陽縣船戶陳佳啟等圖財
謀死張祥林張秉行二命一案奉部駁以石坤伯究
無同謀加功情事卽所得贓銀外套亦係陳佳啟逼
令收受以圖塞口並非情願俵分且越三年之久原
贓未動立時呈繳得以証確元兇應照同行知有謀
害不首告律杖一百援

赦寬免等語但該犯如果畏罪於下船回家之日自應

據實出首何得遲至三年俟拿獲到案之日始將贓銀繳出且查圖財害命之案重在得財而得財不加功者應擬斬候卽不行而分贓者亦例應擬遣從無旣已分贓因被獲將原贓繳出卽得擬杖罪之例應令該撫將石坤伯另議具題題駁去後今據該撫疏稱石坤伯堅供陳佳啟初將張祥林推下海時伊已先睡猝不及救迨張秉行見弟被害卽與陳佳啟吵鬧陳佳啟口稱一併美死石坤伯曾向求免不虞甫越二日船泊大洋陳佳啟復又商同嚴紹宗乘閒將

張秉行拋入海內實不及隄防迨陳佳啟恐事敗露
捏贓塞口慮被生疑是以勉強收受回家之日復慮
陳佳啟奸惡仇害故將原贓久藏不動以待事發繳
証雖係知情實非同謀等情查謀殺人因而得財律
同強盜凡強盜案內知而不首或行劫後衆盜分與
贓物以塞其口者例照知強竊盜後分贓科斷至圖
財謀命固重得財尤重同謀是以例文從而加功俱
擬斬決之下又言不加功擬斬監候不行而分贓照
例問發其所指不加功不行分贓之人皆預謀圖財

之犯并因原律不分首從皆斬故又推廣其意定爲
差等今石坤伯事後分贓乃由首究掇分塞口如果
貪得財物水手窮人早經花費茲被封貯三年待至
事發呈繳跡其不願得財之心正係實無同謀之據
石坤伯應仍照原擬杖責援免具題應如該撫所題
石坤伯合依同行知有謀害他人不卽首告杖一百
律應杖一百事犯在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應予援免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依議

蓄意謀殺刀砍多傷立斃二命外比照殺一家
非死罪二人改照光棍例斬決

刑部會議得蘇本清殺死李世昌張福盛二命一案
據山西撫鄂疏稱緣蘇本清私克道士後因不守
清規被逐仍回大同因伊表叔李暄在縣克當代書
遂懇代爲說合仍欲入大寧觀內李暄不允蘇本清
常赴李暄舖內借宿李暄之子李世昌併徒張福盛
心生厭惡時相訖誚詆毀其非蘇本清遂懷忿恨迫
後蘇本清自向郭本厚央懇收留因郭本厚不允遂

又疑係李世昌等唆使懷忿益深蓄意謀殺隨買刀一把前赴李世昌張福盛舖內投宿將刀暗藏席底睡至五更蘇本清開門小便李世昌又行嫚罵蘇本清忿極進房取刀欲殺李世昌知覺起奪蘇本清用刀砍傷李世昌頂心近左倒坑張福盛欲逃蘇本清隨又用刀砍傷張福盛左後脇倒坑復用刀砍李世昌顙門偏左額顙等處併將右手掌砍落又將張福盛頂心相連顙門偏左腦後項頸右腿等處砍傷李世昌張福盛俱卽登時殞命屢審不諱將蘇本清比

照殺一家非死罪二人斬決郭本厚擬答具題查律載謀殺人者斬監候又例載殺一家非死罪二人及殺死三人而非一家者擬斬立決奏請

定奪又名例開二罪相等者從一科斷各等語此案蘇本清謀殺二命並非一家從一科斷應斬監候但蘇本清私克道士不守清規已被逐出乃該犯強欲收留郭本厚不允輒疑係李世昌等唆使蓄意謀殺將李世昌張福盛致死刀砍多傷併將李世昌手掌砍落立斃二命實屬兇惡光棍蘇本清一犯不應如該

撫所題比照殺一家非死罪二人律問擬應將蘇本
清照光棍例擬斬立決該撫既稱郭本厚私收蘇本
清克當道士雖非招受爲徒亦屬不合應照違令律
笞五十但事發到官在

恩詔以前郭本厚笞罪應行援免等語應如該撫所題完
結再該撫疏稱郭本厚免其還俗等語應免其還俗
至此案失察私克_崇聖士之地方官係前任大同縣知
縣朱廷揚已于別案_崇正法均毋庸議等語應毋庸議

乾隆十四年

月

日奉

旨蘇本清著卽處斬餘依議

因見人錢先行砍傷奪取錢文因人救護而逸
駁改依圖財害命斬決

刑部 題據江撫審題瑞金民陳兆測刀傷饒廷隆
搶奪錢文一案緣陳兆測攜帶柴刀出門欲往偷竊
山竹做篋貨賣不意各山有人難以偷砍回至金洋
溪飯店適遇寧都藥店饒廷隆收賬而歸肩負錢文
亦在彼店同食午飯彼此詢係同路食畢偕行路至
良頭地方四顧無人陳兆測起意搶奪即以手內柴
刀砍傷饒廷隆腦後斷其髮辮饒廷隆轉身奪刀陳

兆測復將柴刀亂砍致傷饒廷隆左太陽左眉右腮
腴鼻梁至左耳邊并左手腕左手背右手腕等處饒
廷隆倒地喊救當有撐駕渡船之廖仲遠聞喊接應
陳兆測卽奪取饒廷隆所負銅錢三千文并錢搭一
個戥子一把旋恐慮人識破復以戥子錢搭丟棄河
內携錢同柴刀而逸廖仲遠奔至詢知情由往報饒
廷隆夥計黃雲甫控縣隨據該犯之父將陳兆測拿
獲起獲錢文呈首審認不諱陳兆測合依白晝搶奪
傷人律斬候具題經臣部以例載圖財害命傷而未

死者擬斬立決又律載搶奪傷人者擬斬監候各等語是圖財與搶奪事雖相類而情實不同夫圖財害命之犯見人挾有資財卽欲殞其性命縱幸而未死

情同強劫故特例以斬決至搶奪之犯止欲奪其財物而其初並無害人之意故律以斬候情殊而罪亦異其註甚明難以牽混此案陳兆測因見饒廷隆負有錢文起意謀劫乘其不備輒用柴刀砍其腦後饒廷隆被砍奪刀陳兆測復用刀亂砍其太陽等處多傷是本欲先謀其命後劫其財情事顯然若非駕船

之廖仲遠聞聲救應則饒廷隆之命早已立斃其手
豈得以饒廷隆傷已平復遽將陳兆測依搶奪傷人
律擬以斬候殊屬未協事關謀財重案不便率結應
令該撫再加詳審務得確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
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陳兆測改依圖財害
命傷人未死而已得財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於乾
隆十五年四月內議覆奉

旨陳兆測着卽處斬餘依議

父子共毆死人傷多骨損駁改照謀殺首從

刑部 題據晉撫審題代州民王洵等毆傷王如星身死一案查王如星被毆各傷惟王洵所毆腦後一處係屬致命最爲深重且係原謀自應以該犯擬抵將王洵依鬪殺律絞候具題經臣部以王洵等父子致死王如星一案王洵將王沾之父舊匾藏匿在家王沾屢討不給以致具控該州則王洵素非善良已可槩見迨該州批查經族長王清同王如星據實具覆僅令交還原物並未經官責罰何致含忿莫釋於

數月之後探知王如星赴王典家內率同伊子王四丑王天全分帶鉄鋏木棍鉄尺等械候王如星走至王天全王四丑先用鉄尺木棍毆傷王如星右肩甲左右肱肘等處王洵復用鉄鋏砍傷腦後倒地斯時王如星身被重傷奄奄待斃王洵等如果止圖洩忿亦當懼而中止乃父子逞兇攢毆又疊傷王如星右腳腕右膝左右腳面右手手背左右肋左膝及右脇肋右腳腕等六處骨損以致立時斃命似此情形慘毒不斃不已顯係謀故重情承審各官並不嚴究確

實一任該犯等狡世僥以毆殺定擬殊未允協事關案情不確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行嚴審務得實情按律安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王洵改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王天全王四丑均改依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五年四月內議覆奉

旨王洵依擬應斬王天全王四丑依擬應絞俱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月	日	集	卷之三	三
---	---	---	-----	---

挾嫌持刀砍傷一家四人駁改照謀殺人傷面
不死絞候

刑部 題據蘇撫咨達荆溪民徐漢文持刀砍傷徐
體仁等男婦四口一案緣徐漢文因徐體仁之父築
牆用石排脚恐碍風水向阻不理適徐漢文之兄徐
敘文病故徐漢文哭泣思兄情慘以徐敘文之死皆
由徐體仁之父徐永安石釘牆脚鎮壓風水所致卽
持舊存防賊之刀前往圖殺于門首適遇徐體仁卽
刀砍其腮脰等處徐體仁喊奔入門徐漢文追趕進

屋當有徐體仁之母陸氏孀母邵氏及妻蔣氏出阻
徐漢文又砍傷邵氏左太陽右肩甲陸氏左耳左肩
甲左手腕蔣氏左太陽連左耳等處各負重傷倒地
時有鄰人徐黃則等赴救俱不能上前經徐漢文之
兄徐渭文奔至奪刀適徐郁文歸家卽用繩將徐漢
文細縛解縣屢審不諱將徐漢文依謀殺人傷而不
死擬絞係伊胞兄獲首得同自首免其所因謀殺人
傷而不死之罪仍從本殺傷法定擬徐漢文係徐體
仁無服尊長律得減等而砍傷陸氏等應同凡論徐

漢文合依宛徒執持宛器傷人例發邊衛克軍等因
咨部經臣部以律內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免罪又律
註內因犯殺傷于人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各等
語蓋以事未發覺人無從知而本犯及得相容隱者
自首故罪得全免雖已傷人者亦得免所因之罪若
知人欲告及逃叛而自首者則僅減罪二等是律意
所重者全在未發也今徐漢文持刀砍傷徐體仁等
四人在場則有徐黃則徐成賢見其亂砍未敢赴救
至徐渭文扭獲之時則有保正徐作明目覩即使徐

郁文等不自送官而保正人等亦斷無聽其隱匿鬼脫之理是徐郁文等不但與事未發而自首者迥不相同卽如知人欲告而自首者亦實屬有間事關謀殺重案未便草率完結應令該撫再行詳察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咨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徐漢文仍照原擬擬軍咨部復經臣部以徐漢文因伊胞兄身死疑爲徐永家用石釘牆鎮壓所致遂起意謀殺如果該犯止欲殺徐永安一人當先至其家找尋不見因而砍傷伊之眷屬則或係讐時遷怒亦未

可定乃徐漢文持刀始至門首並未找尋徐永安一
見伊子徐體仁卽行用刀連砍頭上腮脰肩甲等處
迨徐體仁奔喊入門徐漢文追趕當有徐永安之妻
陸氏弟婦邵氏子媳蔣氏聞喊出阻徐漢文隨卽連
砍陸氏邵氏蔣氏多傷是該犯起意原非止圖謀殺
徐永安一人情弊已顯况徐漢文一見徐體仁卽行
連砍難以誤論而受傷之人係徐永安之妻子弟婦
子媳又非旁人是徐漢文實係謀殺人傷而未死已
屬無疑且查該撫原咨內稱徐漢文將徐永安之子

徐體仁等男婦四口砍傷謀跡顯著非同誤殺將徐漢文照謀殺人傷而未死定擬因該犯係伊胞兄拿獲送官免其所因之罪擬軍經臣部以徐漢文砍傷四人之時在場有徐黃則等與事未發自首之例不符駁令覆審乃該撫又以徐漢文係臨時遷怒砍傷眷屬照兇徒持刀殺人例擬軍前後自相矛盾實未妥協應令該撫詳審確查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二次咨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徐漢文改依謀殺人傷而不死律絞候具題臣部于乾隆十五年七月

內議覆奉

旨徐漢文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唐高祖武德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庚子

唐高祖武德元年

因姦商同姦婦之父爲本夫謀死姦夫斬決其
父改照爲從加功絞候

刑部 題據廣撫審題化州民蔣來峯與何氏通姦
商同氏父何振成謀殺本夫李榮一案緣何振成招
贅李榮與女何氏爲夫生育一子何振成挈妻另與
表親蔣來峯爲隣蔣來峯窺見何氏少艾蓄意圖姦
携酒將何振成灌醉用小刀撬開何氏房門嚇逼成
姦後復通姦數次李榮風聞聲言撞遇必殺何氏告
知阻其勿往蔣來峯因與何氏隔絕頓萌殺機密約

何振成山村相商欲殺李榮娶何氏爲妻許以養老并給銀四兩何振成應允次早蔣來峯攜帶麻繩喚同何振成李榮趕墟卽于墟上買有木柄鉄鉞是晚同至壩頭沙洲僻靜地方各在沙堤坐歇李榮仰臥沙上蔣來峯卽以鉄鉞連毆鼻梁兩下何振成亦接過鉄鉞毆傷李榮上唇李榮就地亂滾蔣來峯復踢李榮腎囊登時殞命蔣來峯解下束腰麻繩拴縛李榮項頸右脚同何振成扛至白南江邊挖沙掩埋抵家何氏查問何振成詭稱高州客人僱伊挑担何氏

聽信蔣來峯卽在何氏家連宵姦宿迨後何氏不見
夫因再三盤問何振成告知實情何氏哭泣欲往啟
視夫屍蔣來峯以危言恐嚇何振成哀懇而止蔣來
峯何振成嚇逼何氏成親邀請親隣蔣卓如等飲酒
蔣卓如等懷疑私問何氏告以實情拿獲解州將蔣
來峯依律擬斬立決何氏擬絞監候何振成擬流具
題經臣部以律載女壻與妻父母果有義絕之狀許
相告言各以常人論註云義絕謂如身在遠方妻父
母將妻改嫁或趕逐出外重別招壻及容止外人通

姦之類等語今蔣來峯與何振成之女何氏通姦後
商知何振成欲行謀害其壻逼嫁其女較之壻出將
女改嫁及逐壻將女別贅者情更慘毒其于翁壻之
義已絕自應照律依常人科斷乃該撫將何振成仍
照外姻總麻尊屬謀殺卑幼律擬流殊未允協應令
該撫另行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
續據該撫將何振成改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絞候
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五年九月內議覆奉

旨何振成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瞽目搯死學業之幼瞽目照謀殺人斬

刑部 題據河撫審題南召民陸文搯死幼女遂兒

一案緣陸文與伊妻李氏均係雙瞽向俱算命占卦

度日有魯山民間天福因伊孫女遂兒亦係雙瞽欲

給陸文爲徒議明撫養長成卽聽陸文作主婚配受

財禮以作酬謝隨立文約將遂兒交陸文夫婦教養

嗣因連日陰雨陸文不能出外伊妻復患病家內乏

食欲將遂兒送還行至縣屬沙扒店水發河漲不能

過河卽同遂兒沿途乞食算卦因無主顧各餓竟日

黃昏時候欲趕店投宿至山坡荒地天雨泥濘遂兒
 饑餓難行卧地啼哭欲令陸文背負陸文亦腹饑難
 背一時被累情急卽起意致死隨將遂兒從後扳倒
 掐住頸頸遂兒用手抓撓陸文復口咬其左腮腴以
 右手緊按咽喉左手抓泥土塞住其口以致遂兒立
 時殞命陸文剝原給衣衫一件賣與過路不知姓
 名人得錢二十文花用并將文約撕毀潛回家內查
 陸文收養遂兒爲徒雖教習未久但遂兒係祖父立
 約交與陸文議明長成聽其婚配是師徒而儼同乞

養子孫且已衣食兩月與姪常投拜爲師諱斯修臘
者不同未便仍以凡論陸文應比照僧尼謀殺弟子
依大功尊長謀殺卑幼依故殺律絞候係雙贅篤疾
奏請

定奪等因具題經臣部以例內僧尼故殺弟子者照故
殺大功卑幼律絞監候又毆受業師律註內云學未
成則不坐今此案陸文旣非僧尼況十歲幼女投拜
陸文甫經兩月學業旣屬未成而陸文取出原約欲
還伊祖中途謀害師徒之分已絕未便照依謀殺大

功卑幼定擬至該撫所稱收養爲徒儼同乞養之處
律內亦並無分別治罪之條事關謀命重案難以草
率核覆應令該撫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
駁去後續據該撫將陸文改依謀殺人造意律斬候
并聲明陸文雙瞽篤疾所犯殺人死罪相應附疏聲

明奏請

定奪臣部于乾隆十六年閏五月內議覆奉

旨陸文依擬應斬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並未爭毆預萌殺害不擬謀殺駁正案

刑部會看得僧世松砍死世學一案據浙撫永疏
稱緣世松與世學俱係國清寺僧風音之徒風音共
有三徒長德義次世學三世松雍正元年風音將產
業三股均分世學將分得田產賣盡于乾隆三年出
寺傭工度日乾隆十五年五月內世學因貧病無歸
復行回寺隨師風音坐食二十二日世學欲將寺內
樓屋祭田售賣世松與之爭論世學聲言放火燒房
而散風音德義均經外出世學上樓安睡嗣世松恐

防世學放火上樓查看見已睡熟旋即下樓飲酒醉
後思及世學坐食吵鬧一時氣忿頓起殺機隨取菜
刀上樓乘世學仆睡用刀砍傷其項頸世學負痛翻
身世松又砍其咽喉立時殞命世松往尋夙音德義
捏稱世學已經自刎投保報縣驗係砍死屢審供認
不諱將世松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具題查律載故殺
者斬監候註云臨時欲殺曰故原指爭毆情急頓起
殺機而言若並未鬪毆而預存欲殺之心當以謀論
此案世松因世學欲賣寺產爭論之後世學業已登

穆安寢並無爭毆情事世松乘其睡熟潛取戔刀立
斃其命實係預萌殺害正與謀諸心之律註相符世
松不應如該撫所題依故殺律擬斬監候合改依謀
殺人造意者斬監候秋後處決照例刺字乾隆十六
年七月初七日奉

旨世松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謀殺姦婦之子不便照謀殺親夫定擬改案

刑部會看得靈山縣已故生員邵德信之妻謝氏與陸雲監通姦主使陸雲監謀殺長子邵傑移屍私埋匿報一案據廣撫蘇

以稱緣邵德信娶謝氏生子

邵傑及幼子監生邵偉雍正十一年邵德信亡故邵德信之母韋氏與謝氏將遺產均分各居祖屋邵傑與妻梁氏居左邵偉年幼相依韋氏謝氏居右各自爨食邵傑不務本業蕩敗家產雍正十二年五月間韋氏謝氏經控前任知縣杜兆觀拘獲邵傑枷責猶

不改悔又將邵偉名下受分租田一百八十三石盜賣與廣西橫州貢生黎獻廷得價銀二百三十兩隨意花銷黎獻廷因無租收控告前任知縣李正愷于乾隆六年六月間查訊韋氏謝氏呼籲杖斃邵傑而李正愷念伊母子至親當將邵傑枷責謝氏代繳銀二百三十兩給黎獻廷收領將邵傑賣契塗銷各在案迨後邵傑又欲賣謝氏贍田謝氏欲赴縣稟被邵傑聲言要尋事害死一家等語嚇阻謝氏積怨成恨蓄意處死邵傑已非一日因邵傑于乾隆四年二月

間騎馬往東鄉在陸雲監住居村內經過墮馬跌傷
陸雲監見而背歸家中用藥治痊邵傑卽將謝氏贍
田給與陸雲監佃耕作謝自此陸雲監時常往來住
宿邵傑亦常令陸雲監作中借銀乾隆五年八月十
七日陸雲監復往看會謝氏留宿廳房是夜謝氏遂
赴陸雲監房內成姦姦畢謝氏欲歸卧房適被邵傑
看見次早邵傑斥罵陸雲監陸雲監詭辭飾辯而回
邵傑釋疑不問九月初八日陸雲監送租錢與謝氏
謝氏卽以邵傑平日忤逆蕩賄敗產今又看破姦情

暗囑陸雲監設法處死以便往來陸雲監初猶不允
謝氏復以不許佃耕斷絕往來之語逼嚇陸雲監亦
終慮看破有碍往來始允糾人幫助適邵傑來家向
陸雲監說及缺本貿易詢問何處可以借銀陸雲監
乘机誑稱白木村陸起臺有銀出借訂于十四日偕
往九月十三日陸雲監卽糾熟識之莫得進莫得進
轉糾張亞叭韋扶陰在于東圩外荒坡會齊告以謝
氏出銀致死邵傑情由張亞叭索銀十兩並須面見
謝氏說明方允陸雲監轉告謝氏并約是晚叫張亞

叭等在村後等候面言當交銀十兩并小柴刀一把
陸雲監慮張亞叭等得銀不行止帶銀二兩仍赴荒
坡村會張亞叭等許以事成找銀八兩并將小柴刀
交給韋扶陰當得銀換錢一千八百八十文四人各
分錢四百七十文將夜時候陸雲監帶同張亞叭等
至村後竹園候謝氏出見說明回圩陸雲監復告知
張亞叭等次日同邵傑赴白木村借銀之事囑令前
往廟麓嶺大樹下等候十四日早陸雲監前赴謝氏
家適陸雲監之侄昌文亦送租到彼與邵傑同食早

飯陸雲監邵傑兩人同至白木村陸起毫家借銀陸起毫辭以無銀留食飯畢陸雲監同邵傑作別起身天已將晚行至廟麓嶺大樹下陸雲監喊稱來了張亞臥等已在彼等候一齊擁出邵傑轉身陸雲監用石先擊邵傑額顙仰跌在地張亞臥按住邵傑胸膛用石打邵傑左眼眶陸雲監持石復擊邵傑右太陽韋扶陰將所帶小柴刀抹割邵傑咽喉登卽殞命莫得進在旁瞭望並未下手陸雲監扯取血衣一塊四人同將邵傑屍首拖至牛窩深處安放齊檢石塊泥

土填滿掩埋晒淨地上血跡韋扶陰棄刀荒坡各散
十五日陸雲監身藏血衣帶與謝氏驗明復稱邵傑
屍首未埋謝氏又付錢一千文囑令埋藏陸雲監將
血衣棄河錢收入已存銀八兩陸雲監分得二兩五
錢莫得進銀一兩五錢張亞叭韋扶陰各分得銀二
兩而散謝氏于十六日私囑幼僕謝亞安向媳梁氏
捏稱邵傑在縣等候取銷蓋赴廣西桂林貿易梁氏
將被薦木枕鎖匙各物交謝亞安携至謝氏中廳謝
氏卽收入伊房尋囑謝亞安勿洩乘間將被薦各件

燒棄經年未露迨至乾隆十四年二月間謝氏聲言邵傑久無音信必係身死託黃氏爲媒將梁氏許嫁王金鳳爲妻梁氏不甘卽以邵偉謀產逼嫁控縣經署縣事連州州判趙鑑拘訊邵傑並無下落提到謝亞安等究出陸雲監等打死各情起驗邵傑屍首通詳屢審不諱除謝氏犯姦逼嫁各輕罪不議外及故殺親子應照律擬徒已于取供後保出畏罪縊死毋庸議外陸雲監爲邵傑佃戶旣與謝氏通姦復聽從糾夥設計慘殺邵傑十載埋冤情罪更爲惡在謝

氏雖係因姦而謀子在陸雲監則與律載姦夫無異
但律內並無正條應比照某律某例科斷陸雲監合
比照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姦夫擬斬監候律擬斬監
候張亞以韋扶陰均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
候律擬絞監候莫得進擬流黃氏擬笞具題除謝氏
律應擬徒已經畏罪自縊毋庸議外查律載謀殺人
造意者斬監候又律載妻妾因姦同謀殺死親夫者
姦夫擬斬監候各等語今陸雲監因姦謀殺邵傑之
處該撫將該犯比照謀殺親夫律擬斬邵傑究係謝

氏之子不得照謀殺親夫律問擬查陸雲監先姦邵
傑之母復得其母銀兩設計糾夥率同下手加功之
張亞叭韋扶陰等將邵傑慘殺立斃實屬淫克首惡
陸雲監除和姦輕罪不議外不應如該撫所題比照
因姦同謀殺死親夫姦夫斬監候律擬斬監候應改
依謀殺人造意斬監候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張亞
叭韋扶陰應如該撫所題均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
者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俱照例刺字該撫疏稱
莫得進合依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杖一百流三千

里至配所折責四十板黃氏與謝氏強嫁伊媳杖八十未成婚減五等笞三十上減一等笞二十事在乾隆十五年八月初四日

恩詔以前應援免莫得進雖事在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但到官在

恩詔以後不准援減陸昌文雖經陸雲監告知致死邵傑情事不行首報但陸雲監與陸昌文係同居叔姪律得容隱與訊無商謀逼嫁之監生邵偉均毋庸議各

犯所得謝氏銀錢照追入官謝氏所收王金鳳財禮
酒肉棧棚照追給領梁氏如願守節飭令邵偉瞻養
終身等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再該撫疏稱所有
失察職名係前任靈山縣知縣趙之增朱三省姚仙
都關振宗繆象衡關朝柱盛映田宏祚朱沂袁虞禮
王郁文等相應附叅再查例載官員所屬地方有殺
死人命州縣官不知情不由報者降一級留任上司
免議又例載命案地方官從前不知不報後卽自行
查出通報將本案審明不論年月遠近俱免其議處

若係上司查出或被旁人告發者仍照官員所屬地方殺死人命不知情不行申報例處分等語今本案前因陸雲監等私埋隱匿地方官各不知不報嗣經前署縣事趙鑑詳報從前各官職名事在屢次

恩詔以前應否援免聽候部議謝氏保後縊死官獄職名亦毋庸開叅又本案該署縣趙鑑招解計逾分限一十一日所有二叅限內到任接審遲延職名係署靈山縣事直隸連州州判趙鑑相應附叅聽候部議等語查定例所屬地方有殺死人命州縣官不知情不

申報者降一級留任又定例已經革職官員遇有前
任事故到部議處題明註冊又定例前官于二叅限
內離任者接審官准其以到任之日起扣限四個月
審結又定例正限內完結之案逾分限不及一月者
罰俸三個月等語除前任靈山縣知縣趙之增已經
病故此案該撫既稱謝氏保後縊死官獄職名毋庸
開叅等語均毋庸議外應將命案不知情不申報之
前任靈山縣知縣朱三省姚仙都等俱照例降一級
留任朝柱已經丁憂應于補官日降一級留任田宏

祚已陞瓊州同知應于現任內降一級留任但事在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九日

恩詔以前均應寬免再此案應于乾隆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署縣趙鑑到任之日起扣除患病封印各日期計至乾隆十六年二月初九日分限已滿該署縣趙鑑于二月二十五日解府除去程途五日計逾分限十一日應將承審遲延逾分限不及一月之署靈山縣事直隸連州州判趙鑑照例于現任內罰俸三個月乾隆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奉

自陸雲監依擬應斬張亞以韋扶陰依擬應絞俱著監候
秋後處決餘依議

同宿曠野夜半將人毆死携物而逸駭改圖財
害命斬決

刑部 題據陝撫審題鎮番民陳鰲甲打死楊亨先

一案緣楊亨先趕驢携帶鉄鍬乾糧等物與趙福愿
于同往打沙竹葉途遇陳鰲甲携帶鎌刀等物亦赴
打沙竹葉行至呵喇古山天晚住歇楊亨先與趙福
愿子同吃乾糧陳鰲甲遂向討吃趙福愿子欲行給
食楊亨先喝阻陳鰲甲懷恨在心楊亨先等吃畢各
揭驢鞍作枕睡卧陳鰲甲亦在一邊另寢因追恨楊

亨先起意欲行致死乘其睡熟隨將楊亨先用鋏毆斃又慮趙福愿子拉住兼恐回家指控亦卽用鋏毆傷趙福愿子太陽等處趙福愿子昏暈陳鰲甲見二人已死隨將楊亨先身穿褲襖等物并趙福愿子所穿布褲荷包火鏢等物俱行剝下將二屍推沙掩蓋陳鰲甲仍匿屍旁因惴惴不寐復起趙福愿子死醒掙出沙窩陳鰲甲復用鋏連毆趙福愿子頂心等處見其不動至天明用驢將衣褲鋏鍋等物馱載而逸趙福愿子於次日早飯時復醒尋覓驢頭等物無存

見沙內露出死人旁有血跡知楊亨先已被打死趙
福愿子遂解裹脚包頭因受重傷緩步行走遇見馱
槩之人用馱送回家楊亨先之兄楊昌先約同趙福
愿子往查伊弟屍首是日陳鰲甲趕驢行至三十里
許恐楊亨先復活轉身又至呵喇古山根下不見趙
福愿子知其復活回家遂走離呵喇古山根五十多
里沙灘之內既不敢回家又無處可躲隨將驢頭等
物拋棄卽在沙灘連日睡臥迨被楊昌先等找獲報
縣研訊該犯不諱將陳鰲甲依故殺律斬候具題經

臣部以鬪毆律載臨時欲殺曰故其謀殺律載或謀諸心或謀諸人均以造意爲斷至圖財害命例載因他事殺人後偶見財物因而取去者必審其行兇挾何仇隙有何証據果係初無圖財之心殺人後見有銀物乘便取去者仍各依本律科斷各等語此案陳鰲甲於曠野地方時至半夜乘楊亨先等睡熟用鈇鉞均於頭面致命處所連毆致斃其非因鬪毆臨時欲殺已屬甚明至稱陳鰲甲因向楊亨先等討吃餽餽不給遂挾恨打死隨將衣褲剝取並趕驢頭而逸

並非圖財害命等語查不給饔餼並非深仇夙怨何至因此謀毆二命今楊亨先旣立殞其命趙福愿子亦不過倖逃於死衣服驢頭盡被擄去未便據該犯供稱並非圖財害命一語僅照故殺律擬以斬候致滋輕縱應令該撫再行確審務得實情按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陳鰲甲改依圖財害命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於乾隆十七年五月內議覆奉

旨陳鰲甲着卽處斬餘依議



竊取幼女帽上銀器將女殺死駁改照謀殺因
而得財斬決

刑部 題據晉撫審題長子民崔四則殺死幼女楊
果子一案查崔四則當其竊帽之時尙無欲殺之心
自楊果子啼哭之後始起殺心未便以圖財害命論
決應仍依謀殺本律科斷將崔四則斬候具題經臣
部以律內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同強盜論皆斬等語
今崔四則因楊果子至其家內頑耍見其帽上綴有
銀器卽行竊取後因楊果子啼哭惧其歸告將楊果

子按倒用麈刀割傷咽喉殞命其因財殺命已屬顯然承審各官照依謀殺律科斷情罪未協應令該撫再行查照律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崔四則改依謀殺人因而得財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於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內議覆奉旨崔四則着卽處斬餘依議

因人縊死恨累令人將自勒死下手人照謀殺
首從斬絞

刑部 題據護江西撫審題廣昌民曾從先等勒死
曾勝卿一案緣曾勝卿原係病體見吳汝元剝取伊
地粟葉喂魚上前向奪被吳汝元推跌歸家遍身疼
痛卧床不起曾從先適至曾勝卿屋後邏看田水曾
勝卿令子曾老喚至家內告知情由並令曾從先投
保告官自往吳汝元家告以情由並以稟官差押醫
治責懲曾勝卿病死人命于連等語坐逼恐嚇詎與

汝元畏懼輒生短見卽潛赴曾勝卿屋後自縊殞命
曾勝卿驚慌令曾從先邀同曾協萬至家曾勝卿卽
以吳汝元縊死貽害亦欲伊等致死相抵曾從先等
不允而出曾勝卿復喚令人室久以迫欲覓死并恐
累及族人相激曾從先憶起原經鄉保係伊往投今
吳汝元縊死自必拖累頓起殺機令曾協萬幫同致
死曾協萬夫允曾從先又將日後官司彼此受累之
言促其下手曾協萬允從時曾勝卿睡卧在床曾從
先令曾協萬解下褲帶接取勒于曾勝卿咽喉曾從

先會協萬各一手執帶一手扶住齊力緊勒立時殞
命曾從先捏稱曾勝卿病死投保轉報審訊不諱將
曾從先依故殺人斬律擬斬監候曾協萬擬流具題
經臣部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
絞監候又律載故殺者斬監候註云臨時有意欲殺
非人所知曰故各等語是故殺必係一人臨時起意
人不及知方與律意相符若欲殺之心已謀諸人且
復夥同致斃自應照謀殺本律分別首從科斷今曾
從先因會勝卿慮吳汝元縊死貽害亦欲伊等致死

相抵曾從先恐其拖累起意商同曾協萬帮同致死
曾協萬聽從各執帶頭同將會勝卿收勒立斃是會
從先謀殺之心已顯曾協萬加功之跡已彰未便牽
引故殺之條輕縱謀殺加功之犯應令該撫另行按
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
會從先改依謀殺人造意律斬候具題臣部于乾隆
十九年十月內議覆奉

旨會從先依擬應斬曾協萬依擬應絞俱着監候秋後處
決餘依議

自願勒死其聽從下手之人比依謀殺加功律

擬絞案

刑部爲強搶幼女等事該臣等曾看得鄭奇強搶李玉生之女珍妹併李春第李玉國勒死李玉生一案據湖南巡撫胡疏稱緣鄭奇之父存日曾央胡海等求配李玉生之女珍妹爲媳未允胡海相遇鄭奇道及曾爲求婚鄭奇卽起意強搶在伊叔鄭應先家備酒邀請胡海鄭朝綱併李玉生族人李玉祥認爲媒証并告知欲往搶親情由鄭奇卽假以僱挑包攬

倩鄭明玉鄭宗保胡龍保偕往復囑堂兄鄭才飛鄭
辛亥兒幫助鄭奇同兄鄭超偕同前往途中鄭奇復
捏珍妹原係伊父生前憑媒聘訂李玉生悔婚央令
往搶哄囑鄭明玉等候信齊至李玉生門首鄭奇瞥
見珍妹在院卽同鄭超進院鄭奇扭住珍妹強負奔
出抵鄭應先家因珍妹啼哭尙未姦配李玉生囑同
族姪李春第李玉國前往鄭應先家尋女未獲復至
鄭朝綱家躲避李玉生遂取刀抹頸經衆勸住奪刀
復捶牆撲手至磕傷額顱擦傷手背又爲伊兄李祥

生勸阻扶卧鄭朝綱憤屋床上至晚不歸是夜李玉
生令李春第李玉國在房伴宿李玉生因傷痛難挨
又以氣忿莫釋解取腰帶套頸自勒因傷重手軟不
能下力隨推醒李春第李玉國悄囑代勒以冀圖賴
洩忿李春第等勸慰李玉生堅意自盡且稱傷重難
活苟延徒受痛楚再三囑逼下手李春第輒商李玉
國依允各持帶頭收勒旋即斃命報縣驗詳屢番不
諱將李春第李玉國均擬絞監候刺字照例聲明奏
請

定奪鄭奇擬流胡海鄭朝綱鄭超擬徒李玉祥等擬以杖笞等因具題前來查例內律例無可引用比照某律某例科斷詳細奏明恭候

諭旨遵行等語今該撫既稱李玉生因尋女不見自欲尋死圖賴屬令李春第等將本身勒斃李春第李玉國聽囑下手與謀殺加功無異李春第李玉國俱係李玉生無服族姪應同凡論均應比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等語應如所題李春第李玉國均應比依謀殺人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律應擬絞監候秋

後處決仍照例奏明恭候

諭旨遵行該撫既稱鄭奇合依強奪良家妻女尙未姦污
例杖一百流三千里胡海鄭朝綱既與謀于先而到
官又復冒媒硬証實屬助勢濟惡鄭超夥同強搶均
合依爲從減一等例杖一百徒三年李玉祥先雖預
謀伊未允從後亦並未同行到案又卽供明但當鄭
奇央囑時並不力爲勸阻亦有不合應照不應重律
杖八十鄭明玉鄭宗保胡龍保鄭才飛鄭辛亥兒審
係被誘隨行並未幫同下手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鄭應先審未在场同搶亦未與謀其事然當鄭奇強
搶珍妹聞家伊不卽喝阻送還亦有不合合依不應
輕律笞四十時逢熟審杖罪減等發落笞罪寬免等
語均應如該撫所題完結可也乾隆十九年十月十
六日邸抄奉

旨李春第李玉國俱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本夫本婦勒死姦夫顯有預謀殺害情弊駁案
刑部題會議得陳劉氏勒死姦夫熊公茂一案據浙
撫周 疏稱緣熊公茂燒窑生理陳劉氏之夫陳七
十赴窑賣柴熟識交好乾隆十一年間陳七十因貧
貪其幫助將幼子陳聚修拜認熊公茂爲乾父招留
同住遂與陳劉氏通姦陳七十隱忍不言近年以來
熊公茂旣老且病每因陳劉氏服侍不周輒行炒鬧
陳七十遣之不去乾隆二十年三月初八日陳劉氏
將芥菜煮送熊公茂熊公茂憎惡怒罵陳劉氏亦氣

忿回詈熊公茂聲言用刀殺死陳劉氏一時忿激欺其病後頓起殺機卽解所繫腰帶乘熊公茂轉身將帶兩手分執從後套入熊公茂咽喉隨手扣住用力一拉熊公茂卽仰面倒於檻上頭懸檻外陳劉氏隨勢退出蹲地將帶扣住熊公茂咽喉往下墜勒熊公茂不能轉動止兩手抓帶兩足亂顛以致自行抓傷額頰咽喉血盆骨又擦傷手指腳踝等處時陳七十七在于門外聞聲進內喝勸陳劉氏告以熊公茂欲持刀殺死令夫擎住手啣陳七十七不察伊妻有致死之

心恐其起而行兇遂坐壓熊公茂腿上攀住兩手不放詎熊公茂病後力怯則被陳劉氏勒斃屢審不諱將陳劉氏擬斬陳七十擬杖均援

赦免罪具題查律內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候各等語此案陳劉氏解帶套入熊公茂咽喉用力一拉熊公茂仰跌倒地陳劉氏將帶扣住往下墜勒是陳劉氏已有必欲致死熊公茂情形陳七十在門外聞聲進內如果並無預謀情事理宜卽爲救解何以一聞陳劉氏告以熊公茂持刀欲殺之語

卽壓其身幫同擎住以致陳劉氏將熊公茂立時勒斃該撫僅據該犯一面狡供以陳劉氏並無與陳七十預謀殺害情事將陳劉氏依故殺律擬斬陳七十以餘人律擬杖殊屬輕縱事關謀命未便率覆應令該撫再嚴行詳審務究致死實情妥擬具題到日再議題駁去後嗣據浙撫楊疏稱嚴加研鞫實係陳劉氏起意陳七十聽從加功前因畏重罪是以未經供明將陳劉氏改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援赦免罪陳七十改依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具題應如

所題陳劉氏合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事犯在
恩詔以前陳劉氏所犯並非十惡應援

赦免罪陳七十合依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照例刺字再該撫疏稱此案從前審擬錯悞之處今
已遵駁審明改正所有西安縣知縣邢銓江山縣知
縣劉國烜衢州府知府林明倫按察使富勒渾前撫
臣周 均例得免議等語應照例免議乾隆二十一

年十一月 日奉

旨陳七十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凶姦謀死親夫情罪本重秋審逞刁翻供比照
重犯脫逃之例按照原犯斬罪卽行正法

刑部議覆雲撫劉 奏稱本年秋審有建水州民人
譚宗與楊氏通姦謀死本夫李阿雙一案據譚宗哀
籲呼冤臣等因事關情實重犯理宜詳慎隨于秋審
案內聲明將譚宗楊氏二犯提出再加確審另行具
題恭摺奏

聞在案茲據府司審明招解前來臣等覆加研訊緣譚
宗與李阿雙之妻楊氏通姦被李阿雙撞遇趕毆譚

宗起意致死李阿雙商之楊阿四令其哄出竊芋譚宗用石打傷李阿雙右太陽耳竅腮腴抬回李阿雙家內楊氏哭泣欲喊譚宗嚇止供証確鑿將譚宗依因姦謀死親夫斬律擬斬監候楊氏依姦夫自殺其夫姦婦雖不知情亦絞律擬絞監候楊阿四照謀殺人從而不加功律擬以杖流題准部覆在案詎譚宗自知法無可貸妄思脫罪乘起解秋審行至中途向楊氏串通翻供臨審呼冤而楊氏亦因與譚宗往來之時曾被鄰人譚文藻斥責遂捏稱伊夫係譚文藻

打死詰訊之下已據譚宗楊氏將因姦謀殺吳罪
供挾嫌誣扳各情直認不諱查譚宗與楊氏通姦情
密起意將李阿雙謀死本係應擬情實之犯妄希脫
罪臨審呼冤殊屬狡詐楊氏雖不知情但本夫因伊
而死今又附和姦夫逞刁翻供誣扳平人亦應擬以
情實請

旨將該二犯卽行正法以彰國憲以儆淫克具奏奉
硃批該部知道並據該督撫會疏具題奉

旨三法司核議具奏欽此臣等伏查秋審大典乃

聖朝欽恤用刑之至意其中或有情本寃抑定案時未及申剖至秋審時鳴寃者是該督撫原應虛衷覆訊如果實有寃枉卽爲改正若係畏罪妄供希圖開脫者仍照原擬罪名補入秋審招冊分別情實緩決會核辦理此定例也蓋罪名之監候立決律著明條而犯人畏罪貪生讞獄之時情所常有從來辦理秋審未有因犯人翻供卽行正法之案惟查例載重犯負罪潛逃被獲如原犯情罪甚大至秋審時無可寬緩者改爲立決若情罪尙有可原懼罪潛逃仍照本律

擬爲監候等語今譚宗因姦謀殺親夫情罪本重秋
審時原應擬入情實該犯復敢逞刁翻供希圖狡脫
法無可寬相應請

旨將譚宗比照重犯脫逃之例按其原犯斬罪卽行正法
至姦婦楊氏當譚宗謀殺本夫時伊旣審不知情且
曾經哭喊被嚇而止其附和翻供出自姦夫誘囑核
其情罪實與譚宗有間現屆秋審應將楊氏監候仍
照例入于本年秋審冊內會核辦理至該督撫疏稱
哄出李阿雙被毆身死並未加功之流犯楊阿四應

追入官銀兩現飭嚴追另行發配被板之譚文藻譚
陳氏等俱屬無辜卽行省釋押解譚宗楊氏之差役
仇國弼譚起麟王寧仇玉均應照不應重律杖八十
時逢熱審減等發落均行革役等語均應如所題完
結乾隆二十三年八月初十日奉

旨譚宗楊氏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
議

用人身價銀兩無償將人勒死審依圖財害命

駁改謀殺

刑部 題據河撫審題寶豐民張毛兒等謀勒王姓

身死移屍創衣一案緣張毛兒說媒爲生王加倫與
之合夥有太康人王姓領一女人至張毛兒家央其
覓主嫁賣張毛兒向王姓言定止給身價銀十兩如
有浮多卽伊餘利王姓依允聲言轉回取銀王加倫
覓得西客看中女人議明身價銀十三兩媒錢五百
文西客交楚携女而去張毛兒將媒錢給王加倫收

用自用身價銀六兩經王加倫瞥見亦借銀三兩花
用迨王姓回轉索銀張毛兒等捏稱買主尙未交價
王姓越日又往索討張毛兒無銀給還赴小廟安頓
歇宿回家思想急難湊銀遂起意勒死與王加倫相
商不允張毛兒卽索所借銀兩以便湊還王加倫無
銀允從二更時分張毛兒携繩同王加倫至廟聲喚
王姓坐起打火吃烟張毛兒坐地故向好語戲言王
加倫亦粧頑要將王姓兩手連身抱住王姓錯認頑
耍並未聲喊張毛兒將繩急套入項繞勒挽結復用

往棍一節插入扭緊王姓當卽殞命剝取袄褲等物
棄屍渠內獲犯訊供不諱將張毛兒王加倫俱依圖
財害命殺人例擬斬立決具題經臣部查例內圖財
害命得財而殺死人命均擬斬立決者必須見財起
意因而謀命斯與律意相符此案張毛兒致死王姓
以圖得財當分用女人身價之時必早與王加倫商
定謀害今稱王姓向索銀兩一時不能湊還起意勒
死止以索財無償一時起意致死若張毛兒等見王
姓衣褲謀死剝奪則又有謀財之心矣至於謀殺之

後乘便取去則猶未爲圖財也再所賣之女人如係
王姓之妻則身價卽王姓之財種種緊要情節並未
研究事涉兩岐不便率結應令該撫研訊確情按律
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張
毛兒改依謀殺人造意律斬候王加倫依爲從加功
律絞候具題臣部于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內議覆
奉

旨張毛兒依擬應斬王加倫依擬應絞俱着監候秋後處
決餘依議

先謀截槍後因無錢認識卽勒致死剝取衣褲
駁改依謀殺得財斬決

刑部

據蘇撫審題崇明民陳貴聽從沈林加功

致死范延齡一案緣陳貴經過范咸和店前見范咸
和串錢曾有令子范延齡携錢歸家之語糾合沈林
截搶沈林允從同至前途追摸其身邊未有錢交范
延齡素識沈林聲言訴知其父沈林卽將所帶手巾
做圈套千范延齡頸上并令陳貴扯手沈林卽兩手
用力扯勒殞命沈林又將范延齡身穿衣褲剝取而

歸當錢花用屍父報縣獲犯審供不諱除沈林病故
不議外將陳貴依謀殺人加功律擬絞監候具題經
臣部以謀殺人因而得財者同強盜不分首從論皆
斬又例載圖財害命得財而殺死人命者首犯與從
而加功者俱擬斬立決各等語今陳貴起意糾合沈
林截搶范延齡錢文及沈林摸無錢文被范延齡認
出欲訴知其父陳貴卽幫沈林立將范延齡勒斃剝
取衣褲當錢分用是陳貴糾約沈林在途截搶原屬
衅起圖財及無錢可搶見范延齡身有衣褲卽勒死

其命剝取而歸是其起意圖財又復害命得財已無疑義卽所供被范延齡認出沈林因而幫同滅口顯屬狡飾乃該撫置起意搶奪致死得財于不問僅以尋常謀殺定擬揆之情法殊未平允應令該撫據情按例妥擬具題到日再議等因題駁去後續據該撫將陳貴改依謀殺人因而得財律擬斬立決具題臣部於乾隆二十六年六月內議覆奉

旨陳貴着卽處斬餘依議

言則黃昏明或博猶於籍

臨風彈劍二十六平六月內蕭蕭奉

謀則貴如於籍錄人因而軒輊軒輊博立央具張亞
林因之錄具錄度日再蕭蕭因惡錄去於蕭蕭蕭蕭
尋常蕭蕭錄錄之計去於太平次惡今蕭蕭蕭蕭
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蕭
是余陳頤而說其其意圖相又更害命吾民也無

見人通姦先截打訛詐得錢後圖姦不遂謀殺
二命駁改照光棍例斬決加功人俱絞候

刑部題會看得丁緯蓄意殺死馬之順與丁馬氏一
案先據陝督和疏稱緣丁馬氏之夫丁起係丁緯
無服族弟馬氏與同姓不宗之馬之順素有姦情伊
夫丁起明知故縱馬之順幫給丁起錢文布疋前往
蘭州生理丁起遂將妻子交托馬之順照看馬之順
往來姦宿醜聲昭著丁緯聞知倡率丁仁丁自保丁
自立丁文在馬氏門首截打三次詐得馬之順錢文

驢頭及梭布俱經丁緯等分用迨丁緯向馬氏求姦
不允蓄意謀害卽寄信丁起促令回家而丁文亦於
乾隆三十年正月內調姦未遂丁自保於二月內姦
宿兩次閏二月初二日丁起回至丁緯店內丁緯邀
集丁自保丁自立丁文將馬之順與馬氏通姦情事
告知勸令捉獲殺死姦夫姦婦另娶丁起明知其事
佯爲携刀赴家探聽故踏房屋聲响致馬之順開門
而遁初五日午後丁緯見馬之順進入馬氏家內卽
喚同丁文丁自保丁自立齊赴馬氏門首堵截迨丁

五娘子送出馬之順丁緯卽行拉住丁文拾石擲中馬之順左眼倒地按住又毆左脇一磚丁緯用棍毆打馬之順臀腿二處丁自立取木梯橫檔毆打馬之順左胎膊丁自保亦用鉄手圈打傷馬之順左臂膊腳踝等處馬之順當卽殞命丁緯欲裝點姦情主使抬屍入室丁緯踢開門房揪出馬氏及屍身衣褲剝落合捆一處以飾姦狀當令探望之丁五喚到丁起馬氏一見本夫直揭其非並向求饒丁起內愧欲走丁緯用言喝止復令丁五取鋼刀解開總繩抬至炕

上令丁自保持刀砍落馬之順屍頭丁緯挾住馬氏
頭顱令丁文接刀將馬氏頭顱砍下令丁起裴盛兩
頭以姦所親獲登時殺死虛情赴州首報訊認殺死
情由不諱將丁緯依謀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丁文
依謀殺人加功律擬絞監候丁自立等擬以杖流具
題經臣部以律載謀殺人斬監候從而加功者絞監
候不加功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又例載惡棍因詐財
不遂竟行毆斃情罪重大實在光棍爲首者斬立決
各等語此案丁緯因知馬之順與丁起之妻馬氏通

姦倡率丁文等屢次截打訛詐得錢復向氏挾制圖
姦因氏不從遂懷忿恨邀集丁文丁自立併在逃之
丁自保等唆使氏夫丁起殺姦以洩其忿因丁起不
允復同丁文等齊赴馬氏門首堵截將馬之順肆行
兇毆立斃其命復主使各犯抬屍入室揪出馬氏剥
其衣褲用繩捆綁裝點捉姦情形先令丁自保砍落
屍頭復令丁文將馬氏頭顱砍下核其情節丁緯訛
詐圖姦已屬兇惡復逞兇戕殺三命較惡棍因詐財
不遂竟行毆斃者情節更兇該督將丁緯僅照謀殺

人律擬以斬候殊屬未協至丁自立于殺死馬氏時雖未加功而當丁緯唆令丁起殺姦之時丁緯已有必欲致死馬之順馬氏之心該犯係在場同謀因丁起不從該犯等卽隨從丁緯齊赴馬氏門首堵截俟馬之順走出竟毆立斃丁自立持木梯橫檔下手助毆實屬謀殺加功該督旣稱馬之順馬氏俱係丁緯謀殺乃舍丁自立助毆馬之順於不問而以殺死馬氏時該犯並未動手遂將丁自立照謀殺不加功律擬流亦屬未協應令該督一併詳核案情按律妥擬

到日再議題駁去後今據陝督吳 疏稱核准部咨

覆加確核查丁緯因馬之順與丁馬氏通姦率令丁

文等屢次截打訛詐得錢圖姦不遂起意謀殺率令

丁文等連殺二命較之詐財不遂毆斃一命者情罪

尤重前照謀殺律擬以斬候實屬罪浮於法丁自立

聽從丁緯謀殺二命俟馬之順走出執持木梯橫檔

毆傷胎膊實屬下手加功將丁緯改照光棍例擬斬

立決丁自立改照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絞監候丁

文仍照原議擬絞等因具題應如該督所題丁緯改

照光棍爲首律擬斬立決丁自立改依謀殺人從而
加功律擬絞監候丁文合依謀殺人從而加功律擬
絞監候俱秋後處決丁起應依縱容妻妾犯姦本律
杖九十丁自保丁五獲日另結乾隆三十一年十月
二十日奉

旨丁緯着卽處斬丁自立丁文俱依擬應絞着監候秋後
處決餘依議

騙錢敗露謀死後又復取財改擬立決

刑部議覆河撫阿題劉玉樹謀死楊鳳來剝衣埋屍一案緣楊鳳來係州學生員課徒爲業與劉玉樹同村相好楊鳳來妻亡無子心思續娶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遇見劉玉樹託其爲媒劉玉樹正值貧窘乘機誑騙言有周姓寡婦欲行改嫁恐其夫叔阻撓須先送給財銀誑取楊鳳來銀二兩八錢花用嗣楊鳳來查問親事劉玉樹捏稱事已說妥須給財禮銀五兩仍另脩包頭褲帶楊鳳來卽付錢一千文

煩其代辦物件約定十一月二十七日給送財禮二
十八日過門至二十七日楊鳳來將財銀五兩交劉
玉樹收訖二十八日劉玉樹携銀還賬花消將晚歸
家欲出躲避楊鳳來追尋兩次難以藏躲同至莊南
廟前謊稱財禮已送因雪大不能過門尙須逾期楊
鳳來心疑令其同向寡婦之叔孫和齊面言劉玉樹
無計攔阻知必敗露恐楊鳳來控究起意謀害遂允
同往口稱雪大歸家携取氈帽并持木棍而出託言
路滑以作柱棍楊鳳來前行劉玉樹後隨行至孫厚

菴地內離庄已遠劉玉樹四顧無人舉棍擊傷楊鳳
來腦後倒地復連毆石耳根右臂膊立時斃命乘間
剝取所穿袍褂棉衲同棍送回藏匿取鉄鐮復至屍
所於溝內挖坑將屍掩埋所剝衣服當錢花用後屍
弟楊修來因兄久出無踪聞知劉玉樹說媒情節往
尋劉玉樹究出前情起獲當贓審訊不諱將劉玉樹
依謀殺人律擬斬立決等語此案劉玉樹因楊鳳
來欲娶妻室乘機節次誑騙銀錢迫事將敗露輒將

楊鳳來誘至空地用棍連毆立斃其命復剝取袍褂
棉袄刨坑掩埋核其情節劉玉樹始因騙財而謀命
繼復謀命而取財是其險惡陰謀始終爲財起見實
屬謀財害命之惡徒劉玉樹不應如該撫所題依謀
殺人造意律擬斬監候合改依圖財害命得財而殺
死人命擬斬立決律擬斬立決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奉

旨劉玉樹著卽處斬餘依議

僧人謀殺僧正比照軍士謀殺本管官斬決

刑部奏爲請

旨事乾隆三十二年七月二十六日據吉林將軍恒魯咨
稱僧觀仁用刀扎死僧正續琯一案緣觀仁自幼出
家投拜僧源善爲徒因其賦性兇頑不受教訓乾隆
三十年二月伊師源善將伊逐出各廟棲身迨後源
善病故觀仁與師穿孝復回廟居住吃酒吵鬧仍然
如故三十二年三月觀仁醉後與觀勝爭吵經觀勝
將伊送往僧正續琯處責打仍令回廟居住五月十

六日傍晚觀仁認識之李英向僧續寬借用碗盞家
伙續寬以當家僧法印不在不肯借給觀仁隨將續
寬混罵正在吵嚷值法印回家詢知情由復將觀仁
埋怨觀仁又同法印嚷鬧法印卽往訴續瑄求其管
束續瑄素知觀仁冤惡着人往喚恐其抗違乃親自
赴廟教導隨令顧二李守蘭執持燈籠帶同僧本雲
栢天法印至廟詎觀仁見法印出門卽度其赴告續
瑄遂於桌子抽屨內拾取小刀插入襪內等候法印
回家欲行殺害嗣聞叩門觀仁往看不期法印躲避

惟見續瑄帶同栢天等來廟觀仁以爲續瑄旣來伊
必受責但又憶及前嫌頓起殺機冀圖洩忿將續瑄
讓進屋內栢天等在院內站立觀仁卽尾隨入室携
取小刀聽聞續瑄喚令點燈觀仁佯爲答應卽持刀
向前從背一扎致傷續瑄咽喉偏左續瑄負痛聲喊
觀仁恐隨從人等聞喊赴救遂急忙迎面向扎又致
傷續瑄左血盆左肩甲右胳膊等處立卽殞命經栢
天李守蘭等聞喊赴救業已不及審供不諱將觀仁
依謀殺人律擬斬監候咨達前來查律載軍士謀殺

本管官者斬等語今僧人觀仁與僧法印懷開法印
往訴僧正續琯親自赴廟教導該犯恐被責打遂起
意殺害持刀連扎續琯殞命查僧正係未入流官例
應管束僧人乃觀仁輒敢逞兇謀害卽與謀殺本管
官無異未便如該將軍所咨將觀仁依凡人謀殺人
律擬以斬候應將觀仁比照軍士謀殺本管官者斬
律擬斬立決乾隆三十三年 月 日奉
旨觀仁著卽處斬餘依議

輦轂地方因姦謀死割屍擬斬立決姦婦在旁並未阻止比照謀殺不加功發駐防兵丁爲奴刑部奏准步軍統領衙門奏送姜二因姦謀死李二毀割屍身一案奉

旨着交刑部欽此將姜二咨送到部弔齊研訊堅供如一似無遁情查律載謀殺人造意者斬監候等語今姜二因已死李二向係被伊姦姦之人李二與伊妻朱氏行姦姜二氣忿復因李二醉後欲在伊家姦宿乘醉嚷鬧姜二恐人知覺忿恨益深輒乘李二睡熟起

意致死隨解褲帶套勒李二項脖伊妻朱氏向勸姜
二嚇令不許聲張如若言語即一併致死朱氏畏懼
而止姜二即將火篋插入帶內將李二勒死後因死
屍難以藏匿用刀割落兩腿將上截屍身在屋後刨
坑掩埋兩腿丟棄琉璃窑牆內研訊並非生前支解
應依謀殺人本律科斷姜二合依謀殺人造意者斬
律擬斬監候查該犯敢於

輦轂重地姦淫謀命殘毀屍身兇惡已極相應請

旨將姜二卽行正法以昭炯戒朱氏在伊夫室內宜淫

無顧忌及姜二逞兇殺命割裂李二肢體朱氏在旁
目覩並未阻止實與尋常婦女犯姦不同未便止科
姦罪朱氏應比照謀殺案內同謀而不加功律杖一
百流三千里杖罪的決流罪改發駐防兵丁爲奴以
儆淫惡隣佑楊永清陶易名程五訊不知情同屍叔
李三概予省釋李二屍棺併現繳衣物給與屍叔李
三收領姜二當賣李二衣服等物錢文該犯並無家
產免其著追乾隆三十四年五月初四日奉

旨姜二著卽處斬餘依議

